



Du Li Te Hang Hai 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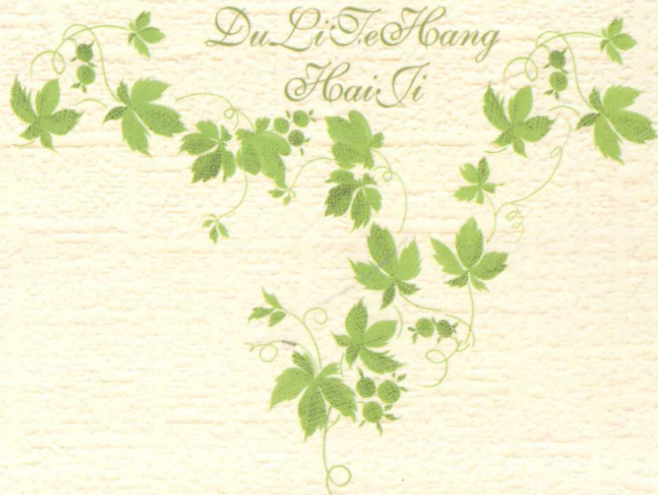
杜里特航海记 下

[英] 洛夫汀◎著
朱自强◎主编
徐明真◎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杜里特航海记 ②

*Du Li Te Hang
Hai Ji*



ISBN 978-7-80626-276-4



9 787806 262764 >

定价：48.00元（上、下卷）



Du Li Te Hang Hai Ji
杜里特航海记 下

〔英〕洛夫汀◎著
朱自强◎主编
徐明真◎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里特航海记/ (英) 洛夫汀 (Lofting, H.) 著; 徐明真译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2.9 (2008.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626-276-4

I. 杜... II. ①洛... ②徐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1592 号

杜里特航海记·下卷 (上下卷)

- 原 著 【英】洛夫汀 Lofting, H.
主 编 朱自强
译 写 徐明真
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张雪霜 钟 杉
插 图 张亚力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5.5
印 数 8 001—13 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80626-276-4
定 价 48.00 元 (全二册)

目 录

5	门得萨	131
6	法官的爱犬	134
7	真相大白	137
8	高声欢呼	139
9	紫色天堂鸟	142
10	找到龙格·阿罗了吗?	144
11	天意旅行	146
12	好运与目的地	149
第三部		152
1	第三个来访者	152
2	再见	156
3	麻烦来了	158
4	麻烦还没结束	161
5	玻利尼西亚的好主意	165
6	热心的家具店老板	167
7	医生的保证	169
8	精彩的斗牛	173
9	紧急出发	179
第四部		182
1	贝类语言再探	182

2	菲济特的故事	185
3	坏天气	194
4	遇险船	198
5	靠近陆地	202
6	甲壳虫加比丝利	205
7	鹰头山	209
第五部		213
1	伟大的瞬间	213
2	漂流岛居民	217
3	关于火	220
4	什么使岛漂流?	222
5	战争	225
6	玻利尼西亚将军	228
7	鸚鵡和平条约	231
8	悬石	233
9	选举	236
10	约翰格王即位	241
第六部		244
1	新玻普希佩台尔	244
2	思念故土	249
3	阿罗的科学研究	252
4	海蛇	254
5	解开贝类语言之谜	258
6	最后的内阁会议	261
7	医生的决心	263

5 门得萨

法庭是个天棚很高的大房间，雄伟庄严。

法官席在靠墙的地方，比会场高出一截。法官已经坐在那里了，是个上了年纪、表情严肃的人。头上戴着怪怪的大白假发，穿着黑色法官制服。下面是一条长桌子，戴着白假发的律师坐在那里。我感到这个地方很有趣，好像是教堂和学校的混合体。

“看那儿，并排坐着 12 个人，”医生小声说，“像唱诗班似的。那 12 个人叫陪审员。路加有没有罪，杀没杀人，就由他们决定。”

“还有那儿，”我说，“那个讲台似的地方，路加在那儿，两边还跟着警察。对面也有一个讲台似的地方，那儿怎么没人？”

“那是证人席。”医生说，“我去找戴白假发的人说话，你在这儿别动，帮我看着座位。另外注意鲍布，眼睛别离开他，抓牢项圈。就一分钟。”

医生说完，消失在满屋子人群中。

这时法官举起一个奇怪的小木槌敲了敲桌子，这似乎是让大家安静。立刻，嘈杂声、说话声都消失了，大家都规规矩矩的。接着，另一个穿黑衣服的人站了起来，展开手里拿着的纸读了起来。

他像是在做祈祷似的、含混不清地念着，好像存心不想让人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地方的话。

“嗯嗯……被称作隐居者路路……嗯嗯……因为他杀死了同伴……嗯嗯……蓝胡子比尔……晚上……嗯嗯……墨西哥的……嗯嗯……所以……嗯嗯……”

突然，有人从身后抓住我的手臂。回头一看，是医生和一个戴白假发的人一起回来了。

“斯塔宾斯，这是珀西·简金斯先生。”医生说，“是路加的律师。他的任务是解脱路加——要能如此当然最好不过。”

简金斯先生有一张孩子似的圆圆的脸，看起来还很年轻。他和我握了握手，又立刻转过去继续和医生说话。

“这真是个好办法，”简金斯先生说，“狗当然会被允许作证人。因为他是目睹事件的唯一证人啊。感谢您到这儿来，太好了。把狗证人请出来，那老法官不知会吃惊成什么样呢。这许多听众也会发狂的。辩护证人是虎头狗！真想多请些新闻记者来。他们会报道路加，辩护人我也会出名吧。康基大概会不高兴吧。”

他用手捂着嘴，忍着笑。可两只眼睛闪个不停，显然是感到非常可笑。

“康基是谁？”我问医生。

“嘘，是坐在那儿的审判长。”

“对了，”简金斯先生边掏出笔记本边说，“大夫，还有些情况要问问您。您是在达哈姆得的医学博士称号，对吧？另外，您最新出版的著作是……”

后面的我就听不清了，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。于是我又转过去看法庭。

很多人走上刚才医生所说的那个证人席，法官问他们“发生杀人事件的29日晚上”的事情。一个下去，又上来一个。

有个人（后来听医生说他是检察官）说了隐居者路加许多坏话。他想方设法难为路加，净问些让人听起来好像路加平时就是个坏人的问题。这个检察官是个长鼻子的令人讨厌的家伙。

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可怜的路加。可怜的路加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，坐在那儿垂头丧气地望着地面。只有一次，当一个不怀好意、长着浑浊的浅黑色眼睛的小个子男人走上证人席时，路加注意看了一眼。刚才，这个男人一进法庭的时候，坐在我椅子下面的鲍布就低声吼了起来，路加的眼睛一下子充满了愤怒与轻蔑。

这个男人名叫门得萨，蓝胡子比尔被杀事件发生时，他是带警察到矿山的人之一。这个男人每说一句话，鲍布便在我的椅子下面发出低吼声。

“撒谎，撒谎，我要狠狠地咬他，全是撒谎。”

医生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按到椅子下面。

这时，我注意到简金斯先生已经不在医生身边了。

然而不一会儿，我就看到简金斯先生正站在长桌子前向法官讲话。

“阁下，”简金斯先生对法官说，“我想请动物学家约翰杜里特先生作为新的辩护证人出庭。杜里特先生，请您到证人席来。”

简金斯先生把医生叫了出来。医生穿过人群走出来，人群中又是一阵兴奋。长鼻子检察官向他的一个同伴低声耳语着，那副令人生厌的嘴脸让我真想揍他一拳。

简金斯先生对医生提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问题。医生一一大声回答，坐在法庭每个角落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最后简金

斯先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：

“最后，杜里特先生，请问您能起誓，您能听懂狗的话，狗也能听懂您的话吗？”

“我起誓。”

这时法官好奇地说：“请问一下，这件事和这个……这个所谓的蓝胡子比尔被杀事件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是这样，阁下，”简金斯先生像站在舞台上一样，朗声说道，“唯一一个亲眼目睹了杀人事件的生物——虎头狗，现在来到了法庭。我请求法庭允许这只狗到证人席上，我提议由著名动物学家约翰·杜里特先生在您面前对这个证人进行提问。”

6 法官的爱犬

开始法庭上是一片死一般地寂静，但不久人们便开始小声地议论，吃吃地笑起来，最后整个房间就像个大蜂巢似的嘈杂起来。大家都非常兴奋，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很愉快，可也有人满脸怒气。

长鼻子检察官站了起来。

“法官阁下，我反对。”他面向法官，夸张地挥着手，大声喊道，“我反对。法庭的威严正濒临危境。我抗议。”

“关于法庭的威严问题，由本法官决定。”法官说。

于是，简金斯先生又站了起来。

（如果不是一个如此严肃的事件，简直就像是个滑稽木偶戏似的，总是有人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又坐下去。）

“假若有人对杜里特先生所说的与狗对话的能力心存疑虑，

那么，阁下，您不反对杜里特先生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能力吧？”

法官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专心地考虑了一会儿。我注意到法官的眼睛好奇地眨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法官说：“是的，本法官决不反对。”然后他转向医生。

“你真能做到吗？”法官问医生。

“当然。”医生说。

“那好吧，”法官说，“如果你能让我们相信你真的懂得狗的语言，我就允许狗做证人。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找出不许狗做证人的理由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要是你想在法庭上搞笑话，可是要吃大苦头的。”

“我反对。我抗议。”长鼻子大声说，“这是侮辱法庭，侵害法庭。”

“坐下。”法官严厉地说。

“阁下想让我和什么动物说话？”医生问。

“当然是本法官的爱犬。”法官说，“本法官的爱犬现在就在寄存处的屋外。把它带到这儿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。”

一个人出去带了法官的爱犬进来。这是一只漂亮可爱的大狼狗。

“杜里特先生，”法官说，“你以前见过这只狗吗？请如实回答。”

“没有，阁下，我从没有见过。”

“好吧。请你问问本法官昨天晚上吃的什么？昨晚这只狗就在本法官的身边，一直看着本法官吃饭。”

医生又是说又是比画和那只狗谈了许久。

医生呵呵笑着，完全沉浸在谈话中，好像全然忘记了这是法庭，这里有法官，和其他许多事。

“要说多长时间呀。”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胖女人小声嘀咕，“八成是装样子吧，怎么可能和狗讲话。简直是把我们当小孩子耍。”

“还没说完吗？”法官问医生，“问问本法官晚饭吃的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吗？”

“噢，不是，阁下，”医生说，“这事早说过了。我们在说您晚饭后做的事。”

“这用不着你来关心，”法官说，“本法官让你问的，是怎么答的呢？”

“他说您吃了一片炸羊肉，两个烤土豆，一个渍核桃，喝了一杯啤酒。”

法官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。

“这是魔法师的回答，”法官嘟囔着，“居然能知道这些……”

“晚饭之后，”医生继续说，“你去看拳击大奖赛了，然后打牌打到12点，然后哼着歌回家了。”

“够了，”法官截住了医生的话头，“本法官已经知道了你能和狗说话。我允许狗作为证人出庭。”

“我反对。我反对。”检察官尖声高喊，“阁下，这不行……”

“坐下。”法官训斥道，“把狗带到证人席，事件可以解决了。”

就这样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狗坐上了法庭的证人席。

医生向我做了个手势，我带着鲍布，穿过惊讶的众人让狗

坐上了证人席的高椅。上了年纪的虎头狗皱着眉头，隔着栏杆俯视着陪审员们。陪审员们惊愕万状。

7 真相大白

此后，对隐居者路加的裁决便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律师简金斯先生请医生询问鲍布“29日晚”看到的事情。于是鲍布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，医生把它译成人的语言给法官和陪审员听。

鲍布说：“1824年11月29日晚上，我和我的主人路加，还有他的两个同伴门得萨与比尔一起在墨西哥的金矿山。他们三个人很久以来一直在寻找金矿，向地底挖了个很深的洞穴。29日早晨在这个洞底发现了很多金矿石。我的主人和两个同伴想到自己可以成为有钱人了，都非常高兴。门得萨邀比尔出去散步。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怀疑他们不是好人，这时看到他们把我的主人单独撇在洞里，就跟在他们后面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于是便听到他们两个在商量杀了我的主人。他们想把挖出的金子据为己有，什么也不给我的主人。”

这时，法官问道：“证人门得萨在哪儿？各位警察先生，别让他跑了。”

但是，这个浑浊眼睛的坏家伙早已偷偷溜出了法庭逃跑了。而且我再也没有在帕德尔毕见过他。

鲍布继续说：“我跑到主人那儿，想方设法要告诉他，他的同伴是危险的家伙。可是没有成功，我的主人不懂狗语。因此我只好不管白天黑夜，寸步不离我的主人。因为他们三个挖

的洞已经非常深了，所以上来下去都得坐在拴在缆绳上的大铁桶里。三个人总是用这个方法互相拽着上下，也用这个方法把挖的金子运上来。我记得那是晚上七点钟左右，我的主人站在洞口边，正在拽比尔上来。当把比尔拉上来一半路的时候，我看见门得萨从小屋里走了出来。他以为比尔去买吃的东西去了呢。比尔其实正坐在桶里。门得萨看见我的主人在拽缆绳，以为他在拽着满满一桶金子呢。他悄悄走过去，掏出手枪，想打死路加。我不停地叫着，想告诉我的主人有危险。可主人正忙着拽比尔（他是个又胖又重的家伙），没理会我。于是我做了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，我从后面冲上去用力咬住主人的腿。主人又惊又痛，正像我希望的那样，他回过了头。缆绳一下脱了手，只听哐当当，桶中的比尔掉在洞底摔死了。我主人生气地怒斥我，而门得萨却趁机把手枪装进衣袋，不怀好意地嘻笑着走到洞口边往下看。‘唉呀，糟了！’门得萨对路加说，‘你杀死了比尔，我得去报告警察。’他一定是想把我的主人路加送进监狱，然后自己独吞金矿。门得萨跃上马背跑了出去。我的主人吓坏了。因为他想警察一定会相信门得萨的谎言，认为是他杀了比尔。门得萨走后，主人和我悄悄逃了出来，来到了英国。主人剃光了大胡子做了个隐居者，到现在已整整躲藏了15年。这就是我要说的。我向神起誓我说的全是真话。”

医生把鲍布这一番长长的证词译完，12个陪审员激动异常。这些人全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，他们一定非常同情15年来一直隐居在池沼边的可怜的路加。甚至有人放声哭了起来。

别人也都小声议论着，点着头。

而那个检察官则更夸张地挥着两手站了起来。

“阁下，”检察官喊道，“我不能不对这全是偏袒之词的证

词表示反对。这狗说的不是实话。我反对。我坚决抗议。”

“好吧，”法官说，“你要是不相信狗说的话，他就在这里，你自己问他好了。”

检察官好像犯了痉挛症似的，看看狗，又看看医生，又看看法官，把他们挨个盯着看，然后再转过头看看皱着眉头的狗，张开嘴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他不停地甩着两手，脸越来越红，终于按着额头无力地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由两个同事搀着走出了法庭。走到门口，他还用虚弱的声音念叨着：“我反对……我反对……我抗议……”

8 高声欢呼

然后，法官对陪审员发表了长篇演说。演说结束后，12个陪审员都站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。杜里特医生领着鲍布回到我旁边。

“大夫，那些陪审员为什么出去了？”我问。

“他们为了最后判决到另一个房间去商量，大家一起决定路加是否有罪。”

“那您和鲍布为什么不到他们那儿去？你们能帮他们作出正确判断呀。”我说。

“那可不成。这是有规矩的。那些人要秘密商量，有时需要很长时间……噢，你看，他们回来了，没用多长时间嘛。”

一会儿，12个陪审员都回到了他们的座位。屋里一片寂静。陪审员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，面向法官。这是个个子矮矮的人。所有人，尤其是医生和我，紧张地等待着这个矮个子要

宣布的内容。

整个法庭，不，可以说整个镇子都在伸长脖子、竖耳朵等待着这个重大决定。宽敞的法庭内鸦雀无声。

“阁下，”矮个子人说道，“陪审员判决路加无罪。”

“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扭头问医生。

却见这位有名的动物学家约翰·杜里特博士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像学校里的孩子一样，单腿点地跳起舞来。

“啊，欢呼吧。路加无罪了。无罪就是自由了。路加要被释放了。”

“大夫，那路加能跟我们一起航海喽？”

但是我没能听到医生的回答。因为整个法庭的人都像医生一样在椅子上欢呼雀跃，压过了我的话音。人们都为路加得到解脱而欣喜若狂，都在向他大声喊叫，还有人挤到路加身边向他道喜。那欢呼声简直震耳欲聋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人们才安静下来，法官离庭后，人们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，轰动整个帕德尔毕的隐居者路加案终于结束了。

然而就在法官离去的宁静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悲鸣，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双手伸向隐居者路加。

“路加！”女人喊道，“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

“是路加的太太呀。”坐在我前面的胖女人小声说，“15年没见了，真可怜。不过，现在该多幸福呀。今天来得真值得。我就知道不管有什么事也不该错过这场审判。”

人群又热闹起来。人们围着路加和他的妻子，同他们握手，向他们道贺，又是笑，又是哭。

“喂，斯塔宾斯，快走。”医生拉着我的手，说道，“趁现

在快走。一会儿出不去就坏了。”

“可是，大夫，您不去找路加了吗？”我问，“您不去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航海了？”

“去也没用。”医生说，“你没见他太太来了？15年不见了，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去航海呢？走吧，我们回家喝茶去。噢，我们连午饭还没吃哩。总之我们得赶快回去吃点东西，午饭也好，茶点也好……快走。”

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，我听到人们喊了起来：

“大夫，杜里特大夫，你在哪儿？没有你路加就得判死刑了，多亏你。快来讲几句话。大夫、大夫……”

一个人跑到我们身边，说：“大家都在叫您呢，大夫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”医生说，“我现在很忙。”

“可大家不答应啊。大家都要请您到广场上去演讲呢。”

“求你跟大伙好好说说吧。”医生说，“我和朋友约好了在家见面的，是个很重要的约会。拜托你了，让路加讲几句好了。斯塔宾斯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“那太遗憾了。”那个人在我们身后说道。一抬头，迎面又是一群人。

“上那条甬道，向左，快跑。”

我们逃了出来，在街上拼命地跑，终于把人群甩在了身后。

我们一直跑到奥克森桑普街上才松了一口气。回到医生家门前，回头一看，似乎还能在微风中听到人们的叫喊声。

“大夫，那儿还那么热闹。您听。”

突然，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，虽然已离得很远了，但那喊声却听得清清楚楚。